



北京地区再次大规模招募网络监督志愿者 记者专访志愿者

揭秘网络“鉴黄师”

干了8年志愿者“鉴黄”为保护未成年人



日前，首都互联网协会再次大规模招募网络志愿者，专门举报网上不良信息。目前，这支特殊的“兼职队伍”已达3000人，之所以说特殊，是因为他们负责监控举报的信息大多涉黄，他们为什么要加盟这样一份特殊的志愿工作？这一切又会对我们本人的日常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？北京青年报记者对这些志愿者进行了调查。

在某机关做行政工作的叶痕（化名）最近有些清闲，因为净网行动开始一个多月后，网络不良信息大幅度减少，31岁的他说起话来带着机关干部的成熟和稳重。他坦言此轮网络扫黄力度挺大，以前他下班后的业余生活中，经常刻意去找一些不良网站，但现在“还真不好找”。

2005年，还在大学学习法学专业的他看到北京网络媒体协会（首都互联网协会的前身）招募网

络监督志愿者的公告，他写了一篇对当前网络文化的认识和感受提交上去，一年后他收到通知，正式成为了网络监督志愿者，这一干就是8年。

说起当初成为志愿者的原因，叶痕说自己爱玩游戏，经常突然弹出一个小窗口，里面是赤裸裸的人体照片或者带有声音色情动画。他坦言自己已经是成年人了，看到后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身边也没有人因为看过这些就受到

明显伤害，但他更在意可能的伤害，“你怎么保证未成年人不会看到？”他认为自己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也许比别人多一点，而且每个人愿意为自己想做的事情付出的努力程度不一样，“就像很多人喜欢动物，但不是所有人都会投身动物保护组织一样”。在他看来，这和加入其他任何志愿者组织没多大区别，只是“涉及色情，多一些猎奇吧”。

两年后，在一家网络公司工

作的姚远（化名）也加入了这支队伍，上学时拿过网络竞赛奖的他更多从网络安全角度考虑，他遇到过由于浏览色情信息而感染了挂在那些网页上的病毒，造成网络游戏账号被盗、网银被盗、电脑瘫痪的例子。

他发现几乎每个色情网站都有木马，影响上网安全，这些危害不是潜移默化的，是实实在在的，必须清理。

不敢在办公室“鉴黄”也不让女友帮忙

刚入行的叶痕，坦言自己是摸着石头过河，有关部门希望他们每月能完成不少于25条不良信息的举报，这让刚入行的他颇感吃力，只靠随机发现可能完不成任务。

没有专门培训，提高全靠悟性。搜索引擎成了他的得力帮手，他通过搜索引擎设置诸如“露点”、“走光”、“激情”等关键词，随着色情内容越来越难找，关键词词库也在不断增加。

搜出的色情画面，经常让叶

痕颇为尴尬，所以他从不在办公室做这件事，而是在家里，周围没人的时候做。

虽然叶痕认为自己从事的事业很正义，但他没有告诉过自己的父母，“你自己生活的所有内容都会汇报父母吗？没必要啊。”后来女朋友知道了他干这个事情，也比较担心，主要是怕因为举报遭到报复打击，也怕看多了不良信息受到坏影响。他不得不和女朋友解释，举报工作有规范的程序，“看多了没什么感觉了，不会

说发现一个色情的盯着看半天，发现就很快按流程举报。”但做这些时，他还是会避开女朋友，“毕竟是不良信息”。

姚远因为这项事业，在和朋友的日常相处中，也有过尴尬的时候，有朋友质问，“我们年轻男性看色情网站是正常需求，你举报了让我看啥？”还有人犀利地质问他，“你不看吗，为啥还举报？”姚远说自己不会理会这种歪理，“自己看去呗，别在公开空间里传播。不要求所有人理解，只要认

定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就行。”还有朋友会跟姚远开玩笑说，“你因为这个比别人知道的网址更多了，私藏了吧，给我们分享分享呗。”他觉得这是年轻男生的正常玩笑，可能带点低级趣味，但也一笑而过，不会辩驳。

和朋友们略带恶趣味的玩笑不同，网上谩骂的更多，姚远说自己看过这些言论，“生闷气完全没必要，哪辩得清楚，你辩赢一两个人又有什么意义。他骂他的，我做我的。”

对干露露这样的“擦边球”只能干着急

叶痕说，按照规定，举报的条数，“是你举报之后被有关部门认定确实是不良信息才算数，”这就要求他们除了加大举报数量外，还要提高命中率，“说白了就是对到底算不算色情判断要准一些”。目前并没有对色情信息的明确界定标准，实践中基本凭借个人认知来判断。

叶痕刚开始有过多次被驳回的经历，他认为“已经很黄了”却没被认定，他总结的原因是它们没“赤裸裸地露点”。他的经验是集中精力找极端的，放过游走在边缘地带的，“比如露点，有些掩盖的就是打擦边球，重点找那些全部暴露得赤裸裸的”。另一个是图文并茂，他认为文字可能有暖

昧，色情图片判断起来相对容易些，他举报的八成是图片。

姚远的经验也是重点找“露点”的，按这个标准，他没有举报过一些社会炒作热点，“热点炒作事件都有团队幕后负责，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打擦边球”，比如，他认为干露露虽然有伤风化，但不违规，“人家专门炒作，会巧妙规

避的，”对于这类擦边球，他也没辙，“看多了只当笑话看”。

叶痕说自己现在举报的命中率起码在95%以上。姚远第一年举报命中率只有六成，现在则接近百分之百，他的经验也是先举报特别露骨的，但困惑就是往往会让一些打擦边球的不良信息成为漏网之鱼。

色情信息愈发隐蔽 工作方式需改进

这几年网络发展速度加快，个人空间、论坛、博客，处处都有它们的渗透。叶痕很忙，搜到一个色情网页后，往往你会发现包含其他色情网址的链接，顺藤摸瓜，每次都能举报一长串。另外，一些网页的留言中也经常贴有一个网址，“什么都不说，就一个网址，但都是年轻男性，你懂的。点进去八成是个黄色网站。”对色情网站的研究，让他能更加得心应手

地进行举报。和刚开始每个月完成25条举报量都有困难不同，2009年时他举报了2000多条，之后的几年里，每年都有1000多条。叶痕坦言，“都是这个年龄嘛，相对更明白怎么能搜到黄色网址，周围人也会说起啊。”

过去这几年，姚远每年也举报1000多条。在姚远举报的不良信息中，门户网站中的黄色信息占2/3，“因为都是分散在不同地

方，一个就是一条举报，而色情网站，一整个网站虽然包含海量色情信息，也只算一条举报。”

举报了8年色情信息，互联网也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叶痕和姚远们孜孜不倦的努力，并没能完全消灭网络色情，网络色情信息经过变种，有了新的发展，这让叶痕忧心忡忡，“我亲身感受到的，现在通过QQ、微信等网络工具招嫖的很

多，而且随着对实体色情业打击力度加大，网络色情也越来越隐蔽，查起来越来越难。”另外，有的人通过微信朋友圈等方式发色情内容，和QQ招嫖一样，这类封闭的通讯工具，无法通过搜索引擎来查到，这更加凸显了一个叶痕早已意识到的矛盾，“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”他们呼吁加大人力的同时，着手研究应对新形势的措施。

（据北京青年报）